



对话著名作家陈应松：

森林给我源源不断的创作冲动

◆ 本报记者王琳琳

中国环境报：您曾经说过，作家是非常注重体验的，包括您自己的写作。请问，如果要写一部反映生态环保主题的作品，您会对哪个方面感兴趣？

陈应松：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喜好。我受到文坛认可的作品，就是神农架系列小说，我的写作对象是森林、动物，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。

生态作家所写的对象，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语言或者哲学观、生命观和世界观在其中，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。我喜欢写的动物，都是一些大型兽类，像豹子、熊、野猪，它们是地球上的灵兽，有神秘性、传奇性。神性的色彩，可能更打动读者，在文学上的意义甚至可以上升到人类精神层面，它带给人和生命的启示是广阔的、深刻的、复杂的。

所以，我觉得生态作家还是要抓大不抓小，写就写那种神奇的、壮美的、具有英雄气质的动物、植物。从生态学观点来说，了解这样一些动物，对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是有巨大帮助的。

中国环境报：如今很多人关心关注生态环境保护，积极参与生态文学写作。我们也呼唤更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出现。对此，您有何建议？

陈应松：一个好的生态作家，首先是一个好作家。生态，只不过是当前文学界或者时代召唤下大家的一种说法，其实生态作家跟所有作家一样，就是个作家。

对于一个生态作家来说，不能为写生态而写生态。首先，他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，还要成为一个有自己精神高度、精神维度、精神坐标、精神高度的作家，他才能写出包括生态的作品。

一个作家钟情于某一种题材，某一种写作对象，也是他自己的喜好，是某种精神外化。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，只不过是借助了某一个动物，某一种植物，来倾吐他内心全部的精神渴望、梦想和追求，找到攀向某个高度的路径。

如果你渴望在作品当中有大悲悯，有神性，有神奇的力量或者英雄主义气质的话，你写的东西肯定跟其他作家是不同的。

所以，我觉得生态写作要提升它的品质和提升它的高度，提高它整个精神高度与境界，还是要老老实实地面对大自然的真理和真谛。

中国环境报：那在您看来，大自然的真理是什么？

陈应松：就是真实的大自然，就是大自然的残酷性。大自然各种生物的生存法则，有它自身的规律，我们应该尊重它，才能书写它。

不能仅仅因为悲悯和爱心，我们就把大自然、把动物世界写得充满着童话般的爱意，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问题。所谓真实，是要还原大自然真实的生存状态，整个生物链的现状。

一个作家不能粉饰现实，特别是生态写作。有人可能觉得生态写作就是牧歌式的、童话式的；也有人怀着愤慨认为，生态写作就是要揭露破坏生态环境的丑恶现实，这都是片面的。我们首先要真实，而且要全面，只有真实，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有力量，有力量才能真正地打动他人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伪饰，偏激的揭露和轻薄的歌颂都不是大自然的本来面目。

当前很多作家随着对大自然的的关注热爱，作品越来越真实，这是可喜的，但也要警惕另一种时尚的跟风的写作，防止走马观花、蜻蜓点水、浅尝辄止、敷衍成篇。这是不可取的，对公民生态意

识的提高以及国家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都没有好处。

你只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的世界，什么是真实的大自然，生态文学才有价值。

中国环境报：我看您的写作，并不单纯是生态内容，比如您对森林的认识，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对森林的认识，它总是跟现实世界有关系的。您是怎么做到认识与现实社会、与人产生关系的？

陈应松：我们面对的生态现实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实的一种。我们要探究的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、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。我们不能像童话故事那样构思和写作，只把最美的一部分展示出来。动物与自然之间，人与动物之间，一旦遭遇就不会是相亲相爱，而是生死对决。

森林里不是单纯的鸟语花香，动物奔跑，梦幻世界。动物之间是弱肉强食，勾心斗角，掠夺与逃命，捕食与被捕。这就是食物链的永恒真相。但也有顽强生存，顽强展示造物主给予自己的美丽，快乐，生命的尊严与大美，自然界的丰富多彩。

另外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特别是写动物的时候，我的创作经验就是写人的复杂性，写兽的人性，也就是把兽当人写。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，我想，有能力表现出人类的复杂性、兽类的人性，你的作品才可能会深刻。我自己在写作中，作品中的角色，没有人兽之分，只有长相不同。

中国环境报：当您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写作，融入其中的时候，会不会淹没在琐碎当中，分散掉写作的集中感？

陈应松：不会吧。就算是琐碎，也是美的，全靠作家的把握。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，粗与细的关系，永远知道壮阔、壮丽、壮美是你毕生追求的一种写作境界，你会时时警惕自己落入琐碎和散漫。

另外，保持好奇心最重要，保持激情更重要。我每次回到神农架，就像第一次回到神农架，每次进入神农架的高山、森林、山川、峡谷的时候，都像一个小女孩第一次来到花花世界一样，充满着好奇、心灵的愉悦以及新的刺激、感动，森林源源不断地给我创作的冲动，它就像我们的故乡。当你回到久违的故乡，内心肯定充满着愉悦。森林也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，给你补充能量，给枯竭的、疲惫的精神和心灵补充动力，它是我的精神和写作的巨大引擎。你只要进去，就会觉得精神焕发，心中有澎湃的文字涌动，永远不会陷入惯性写作的僵硬和审美疲倦。

我特别喜欢森林，喜欢大自然，喜欢高山、大川、大峡谷，喜欢每天看到白云变幻。今天的白云绝不会是昨天看到的白云，今天的山冈也不是昨天的山冈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是如何调动自己的写作欲望的？

陈应松：别人说你的创作精力怎么这么旺盛？怎么有这么东西要写？你基本功成名就了，可以不写了，年龄也不小了，过花甲之年，应当收手、封笔。

我从来没觉得我的年龄是一个问题，我的创作激情和表达水准是一个问题，我的作品至少语言不会出现衰老感。我感觉我的生命就是写作的，不停地去写写写。森林和高山有太多要写的东西，而文学的内部，山水重复，我们可能只窥其皮毛，有了更多的时间，

“
◆ 对于一个生态作家来说，不能为写生态而写生态。

◆ 你只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的世界，什么是真实的大自然，生态文学才有价值。

◆ 我喜欢自然山野，因为它们是文学的故乡，也是文字的舞台。

◆ 你写一头猛兽跟写一个病毒，在题材上面，它的意义是同等。

◆ 上苍派我来人世就是写字的，写作跟我的呼吸融为一体。

当然还要更多地写作和探求。

而写作的欲望就是在森林中，在城市，我没有倾吐的欲望。每天不停地书写自然与森林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愉悦的过程，这种过程也是跟大自然相亲相爱、心灵交流和融合的一种方式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每天大概写多少字？

陈应松：这倒没有准，有时候写得更多，写几千字，有时候可能写几百字，也有懒惰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不多。我每天7点打开电脑，晚11点多关上电脑，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写作是字斟句酌，还是一气呵成？

陈应松：写一稿时肯定一气呵成，但再后就慢慢琢磨慢慢修改，要字斟句酌，要用最好的最准确的语言去表达，要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，每一篇如此，要对自已负责，也对后来的人阅读你的作品负责。人生短暂，但文字永恒。

中国环境报：这么多年来，您始终坚持写神农架、写森林。为什么会如此坚持？

陈应松：现在看来，坚持是一种生命的福报。比如你有了一个将心安放的地方，心情和精神平缓、通融、良善、专一，没有杂念，不会走偏，更不会瞎打瞎撞、身心浮躁、移情别恋。尤其是生态文学作家，专注写一种东西是最好的状态，不要当文学的流浪汉、万金油，就坚持写你认定的东西，不改初心，抱朴守一。因为生态文学作家所面对的比纯文学作家更难，要懂得的东西更多，更不允许你三心二意。坚持是一种情定，更是一种傻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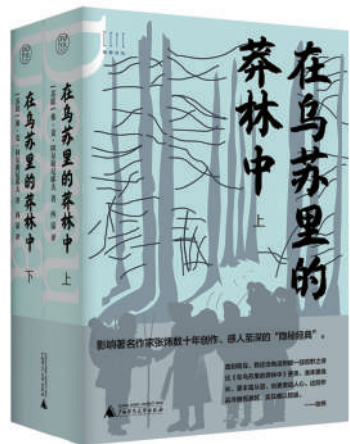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生态作家之一，陈应松的生态写作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他一入深山二十余年，在神农架的生活与创作中，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支点，站定了自己的“森林立场”。在他的笔下，有对动物顽强生命力与生命尊严的歌颂，有强烈的反对生态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色彩，有反思现代性、重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呼唤，有饱满的传统楚文化遗风和中华传统文化、地域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。他用他深刻的生态书写，对人类与万物关系的深入思考，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界做出了独特贡献。评论家王春林曾说，“再也别想写森林了，至少三十年，你也写不过他了。”

本次对话中，陈应松向记者呈现了他对生态文学写作、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思考，展现了他在生态文学创作方面“越过高原攀高峰”的孜孜以求。同时，对话中他也首次披露自己写作时的一些方法、经验，尤其是他写作时的精神情怀，相信会让读者有所收获。



作家陈应松

新书速递



《在乌苏里的森林中》

著者：[苏联]弗·克·阿尔谢尼耶夫
译者：西蒙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1年8月

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20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，也是一部堪与梭罗《瓦尔登湖》相媲美的自然主义文学经典。其主题是人与自然的联系，这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。

作品属于俄语经典著作，文笔质朴，描写生动优美，人物形象刻画鲜明。原著影响较大，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《德尔苏·乌扎拉》引起国际影坛轰动，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



《野性与温情》

作者：[美]珍妮弗·L·沃多琳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出版时间：2021年6月

人类的做法并非黄金准则。克服对动物的偏见，我们可从动物的育儿之道中获得全新启示。

从孕育新生命时的胃口不佳到分娩时的状况百出，从初为父母时的过度焦虑到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，从解决子女之间的纷争到如何给孩子立规矩，从离婚与重组家庭到收养一个孩子……原来，人类在家庭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，都能在动物家庭中找到踪影。不同的是，动物们尊重天性，少有纠结。它们是如何面对新生命的到来，又是如何养育子女的？尽管有些做法令人大跌眼镜，却也有不少应对方式值得我们借鉴。



《北京中轴线》

作者：张洁
出版社：中国民族文化传播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1年7月

“是乡愁又是文化，是市井又是民生，是今天又是历史。”《北京中轴线》是作者历时10年，走遍京城南北、皇城内外，以贯穿中轴线上的著名历史地标性建筑为脉络，用镜头捕捉、再现、珍藏的中轴沿线普通市民日常生活。本书以真实、自然、平和的镜头语言，让今天的“中轴线”既文献式地诉说过往，又生动地呈现当下的生活场景，希冀于情景交融中让“中轴线”有筋骨、有滋有味、有血有肉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每次进山、进森林是什么状态？观察，记录，还是用耳朵听，用眼睛看？

陈应松：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我大量的风景描写实际上来源于我的日记。早上起来，我要听是什么鸟在叫，山上是什么情况，天空是什么样子，气候，植被，我都爱仔细地观察，然后像一个画家写生一样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这是我的一个良好的习惯。

一个生态作家，本身就是面对大自然的，你会有永远学不完的知识，在山里不懂就问，山民是最好的老师。我家山动植物书的风也有一大堆，还有当地历史的、人文的、民俗的、科学考察的，各种各样的书。

很老的书我也要，孔夫子旧书网上，不管多贵，我都把它买下来。那里面有我许多想要的东西。写神农架，要懂神农架，写什么，像什么，与其说是一种本事，不如说是一种科学态度。生态就是科学，所以，我自己认为我是关于神农架的半个植物学者、半个动物学者、半个地质学者、半个民俗学者、半个历史学者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每天都写日记吗？

陈应松：写日记是我挂职时每天的工作，现在的一些灵感、好句子，风景描写，则写在手机上面，但不一定每天。有些稍纵即逝的感受一定要记录下来，否则就忘记了。

很多人说你这么能写？我都是积少成多，平时积累的，不是突然去写什么，没有那么多东西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没有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，更何况我们是专业作家，一定不能偷懒，要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的写作，就像农民那样好好耕耘自己的土地。农民说，一年不种一年穷，我要说，一天不写一天穷。穷是说你过气了，不算是作家了。

中国环境报：行走之于写作的意义是什么？

陈应松：一个作家，必须要有游历的兴趣，要走遍名山大川，心中才有壮阔气象，局限在某个地方，视野难免太狭窄。

我除了待在神农架，也不会放过任何出游采风的机会，所以我去祖国东西南北的大量地方，这对于写作是极好的营养。作家要不停地行走，人就应该是一株行走的植物，通过行走汲取大地的各种营养，山河是我们身体的必须。

一个好的生态作家，他肯定是靠山川河流的滋养和熏陶造成的，大自然是滋养你的，你再用文字来反哺大自然。一个作家，通过脚步的丈量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精神的疆域，你的笔力是靠山河的钙质支撑的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今后有哪些写作计划？

陈应松：我心中已经成熟的至少还有三部长篇。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森林就只有十几米，每天晚上能听到森林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野兽叫声，我每天晚上去打羽毛球，旁边就是山坡，我有时生怕山上会冲下来一头狗熊。写作就是跟这些想法一样，有突发性，我的写作规划不是很缜密，有随意性，但我不会写。

我的写作总是离不开神农架，我此生卖给了她，当然，这是必然的选择。我可能也要写写江汉平原，我的家乡。总之，我会写下去，如果我不写，我的生命就结束了。上苍派我来人世就是写字的，写作跟我的呼吸融为一体。

但没有这种傻，你太聪明，你永远写不深入，没有高深的道法，没有安静的内心。

我爱神农架的一切，喜欢自然山野，因为它们都是文学的故乡，也是文字的舞台。适合倾吐和表演，有魅力，有热量，色香味俱全。

中国环境报：作家如何在写作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和内核？

陈应松：还是先要划定一个地方，你才能思考和书写，真的不要太多，不要到处思考世界。这个世界太大，你思考一点地方就行了，思考几种动物就行了，何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复杂、很博学、很丰富、很有见解？农林商，文史哲，说天天知道，说地知一半，这样的人是百度，不是作家。

我的办法是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山外的事与我无关，我山里的事还没弄明白。作家的思想是随着你的题材行走的，不可主题先行，一切都得由着你钟情的题材而来。思想、主题，都是你反复思索过后的东西。不要循着某种暗示去写作，不要带着主题去写作，不要生造思想，不要处处思想。什么都要插一杠子，什么都有感慨，都可以侃侃而谈、长篇大论，你就成了写作油条和意见大王，你不是作家，也不可能拥有独到的见解。

对一个生态作家来说，他不能干记者要干的事，作家要更加细腻地表现生活的丰富性，表现人性与兽性的复杂性。

作家写作的文字是精神世界的外化。比方说，你写一个虚伪的、虚假的、肤浅的动物世界，一读我知道你对动物世界根本没有爱，没有悲悯，你不懂动物所处的环境，你完全凭借你的想象，想当然地迎合读者和出版的趣味，或者说你自己根本就不努力写作，人云亦云而已。

这样的作品大量充斥在我们中间，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作家，很多作家都是如此。为什么说生活非常重要呢？巴尔扎克说，生活是第一位的，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无论你有再高的才华，何况现在在作家的才华和文字表达的功力是有限的，如果不靠生活去弥补，只会更加糟糕，捉襟见肘，表达破绽百出，让人轻看。

作家要有出息，就得老老实实地到某一个地方，好好地待下去，沉浸下去。森道梭罗是为了写《瓦尔登湖》才到那去的吗？他是到那儿去生活的，首先是生活，生活是第一位的，写作是次要的，是生活副产品。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，也不是为了去表达而写作，这都是本末倒置的写作态度，值得警惕。

今天生态写作虽然方兴未艾，但我还是呼吁，作家要好好地沉下去，好地去感受大自然、体会大自然，触摸大自然，才能热爱大自然、悲悯大自然，书写大自然。

中国环境报：您觉得哪个题材的生态写作会更有影响力？

陈应松：题材不分大小，写好了都是大题材，写坏了都是小题材。虽然生态关系到人类的未来，地球的未来，是大题材，但处理得不好，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题材。

我喜欢写大兽，但说实话，你写一头猛兽跟写一个病毒，在题材上面，它的意义是同等的。问题是你要把它写好，写出大气象、大境界、大手笔，就很难。一个人写老虎，未必他就能成为一只文坛的老虎，写蚂蚁，他就是文坛的一只蚂蚁。坎布尔写《昆虫记》，一样成为伟大的作家，这种例子太多了。